

云岭阅读

# 一位人民公仆的世纪传奇

——读长篇报告文学《世纪春秋》

张永权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到来之际,我读到罗云智的长篇报告文学《世纪春秋》,随作品走进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州长、全国政协常委的传奇人生为主线,以宽广的视野和恢宏的架构,在近一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展现了召存信从封建领主到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和人民公仆的人生转变,更感受到这部作品不菲的思想价值和时代意义。

《世纪春秋》以西双版纳的末代宣慰使司议事庭长召存信成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州长、全国政协常委的传奇人生为主线,以宽广的视野和恢宏的架构,在近一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展现了召存信从封建领主到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和人民公仆的人生转变,塑造了他作为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无私奉献,为实现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奋斗终身的光辉形象;描写了他作为人民公仆为建设和谐、繁荣、绿色的祖国边疆,呕心沥血,公而忘私,作出的巨大贡献;热情讴歌了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英明和正确,反映了新中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家亲,为社会主义祖国边疆的繁荣发展,共同奋斗的新气象。《世纪春秋》,不仅是一个人的春秋史,也是通过西双版纳70年的时代变迁,呈现出一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祖国边疆不断进步,繁荣发展的绚丽画卷。

作家围绕召存信的特殊人生经历,从他的出身作为王子和末代议事庭长时与众不同的思想、品格和抱负,加以铺垫,写出了他人生转变的主观因素,从他在党的民族政策的感召、指引下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和作为人民公仆后,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事迹。全书结构完整,层层递进,水乳交融地写出了一名具有特殊经历人物的世纪传奇。

作品写他从小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读了许多汉书经典,形成了美好善良的品性,还是儿童时代的他骑马随父亲出巡领地,风雨中路遇放牛爷爷,见他俩跪在路边泥水里,就跳下马连忙扶起老人,一个小细节,把小王子的善良性格表现了出来。他甚至发出许多人不理解的疑问,“我们家没人下田,谷子怎么是我们家的?”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思想,自然也潜移默化地浸润着他幼小的灵魂。当日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的战火烧到西双版纳的国门时,他放弃了到昆明上学的机会,毅然投笔从戎,在西双版纳组建了第一个抗日的武装自卫队伍。被傣族人誉为“佛祖派来的保护神。”在他不得不就任土司和当了议事庭长后,看到被各种捐税地租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底层百姓,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减租减税,拒不执行国民党政府征粮、征赋、征夫的暴行,就这样,作品写出了与其他土司头人不同,具有民生情怀的土司形象,这也是他能不断接受新生事物,顺应时代潮流,最终走上革命道路,转变成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和人民公仆的思想基础。因此,他一旦从鲁明聪等进步人士中,知道了有真正为人民谋幸福的共产党后,就决心要找党、跟党走,为党的事业去奋斗。

作品写召存信找党,在原始森林跋涉八天八夜,终于在思茅找到了党领导的边纵9支队。在党的培养下,召存信开始新的人生道路,并于195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民族政策的指引下,召存信日夜工作,深入群众做思想工作,西双版纳于1953年建立了云南的第一个民族区域自治政府,他被选为州长并一直连任到1992年退休。和新中国同行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为边疆的稳定繁荣发展,为各民族的团结,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召存信也奉献了他的全部心血和智慧。西双版纳一望无际的橡胶林,为他树立起绿色的丰碑,那不断扩大自然保护区和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正在把他绿色的梦想,变成现实;基诺山上脱贫致富的基诺人家的火塘,映着他和蔼的笑容;澜沧江一洒公河一江连六国的国际大通道上,仍有他开放的胸襟欢迎八方来风……今天,召存信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永存,西双版纳的各族人民,有口皆碑,他那些平凡的故事,那怕是公家的小车,也不允许自己的亲人乘坐,儿子要出来经商,做点小生意,也不允许……还有他那发自内心的话语,“要听共产党的话,要跟共产党走……”就这样,作家为我们写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形象,写出了人物的转变历程,写出了人物从量变到质变的真实性与可信性。

召存信之所以能实现从封建

领主到人民公仆的质的转变,除了他本人性格上的优点外,更在于党的民族政策的英明正确,新中国对他的培养和关爱。正是在这一点上,作家进行了深度的开掘,自他找到党后,就有一条这样的红线贯穿始终。召存信找到党后,党把他送进军政干校学习,系统地学习了党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使他有了方向,自我感觉“成了新人”,下定了跟党走的决心。在他作为少数民族代表,被邀请到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一周年观礼,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毛主席亲切地称他召存信同志,还说他知道召存信在解放西双版纳的斗争中起的作用,鼓励他“跟着共产党走,为巩固边疆,建设边疆再立新功。”还有毛主席亲自签名任命他为西南军事委员会委员,使他真正感受到民族平等,当家作主人的自豪与光荣,这些无疑是召存信人生发生转变的巨大动力。在建立西双版纳民族区域自治政权中,是周总理过问,把原来的“傣族”正式改族名为“傣族”,才有了“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名称。更进一步增强了召存信的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周总理陪同缅甸总理在西双版纳过泼水节时,主动提出要穿傣家人的民族服装,和他们一起泼水祝贺节日,也让他感受到新中国大家庭各民族一家亲的主人翁感。还有总理对毁林开垦的忧虑和保护热带雨林的指示,王震将军深入黎明农场和农垦战士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情景……都在感动

和感化着召存信的灵魂。作品就这样从更广阔的背景与视野中,写出了召存信从封建领主变成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与人民公仆的真实性与可信性,从而提升了作品的思想高度与时代价值。

《世纪春秋》在艺术表现上的一个特点,就是把这个题材的新闻性、传奇性、真实性与文学性较好地结合在一起,达到了思想与艺术表现上的有机统一。作家为了把这么一个传奇人物,表现得生动,更感人,又合理,在写作时,较注重发掘和书写人物经历中本身就有的那些生动故事,如当王子出巡时的故事,当土司与议事庭长时的减租税与抗“三征”的故事,当州长时深入农家排忧解难的故事,与夫人刀美英结为夫妻的爱情故事,刀美英连夜为周总理做傣族服装的故事,周总理和傣家人过泼水节的故事等等。这些富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故事,作家把它们有机地结构在作品中,娓娓道来,不仅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与文学性,也在讲述一个传奇人物的世纪春秋中,讲出了新中国边疆的一个感人、给人启示的中国故事。作家还把西双版纳丰富多彩民族历史文化、各民族的民风民俗、时代变迁中的重大事件与各种人物,结构在报告文学中,增强了作品的思想内蕴和民族特色。作品的语言也有特点,朴实而不乏生动,简洁而显出内蕴丰厚。这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好书。

新书推荐

## 琴声中的支教故事

——《老青山的琴声》读后  
赖有甲



段拱北长篇小说《老青山的琴声》最近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他的上一部小说《我是校长》前两年刚刚出版,他在六年时间里(2013年—2019年)竟然连出了三部长篇小说,这令我感到惊叹。

《老青山的琴声》讲述的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到远离城市的偏僻的山村小学支教的感人故事。林泉是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优秀大学生,因不满别人对自己的命运的安排,自愿到山区的老青山小学教书。在上的日日夜夜,他深切地感受到老青山的人们,希望靠教育改变自身的生存情况和改变孩子们命运的强大愿望,感受到以老支书为代表的人们对他的信任和殷切期盼,在理想与现实、爱情与事业,走与留的激烈矛盾斗争中,他完成了人生观,价值观的艰难转变,将自己的命运和老青山融为一体,让自己不绝的琴声永伴着孩子们的成长。

小说塑造了众多生动感人的形象,老支书的刚正执着,杨大妈的善良宽厚,孩子们的纯真朴实,江又可对爱情的忠贞和执着,郑秋月的率真与泼辣,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读小说有三个基本要求,一是好读,二是感动,三是让人说不清楚为什么感动,所以说好读是让人能读下去,并被感动,然而在被感动之余有意味。《老青山的琴声》就基于此,其亮点在于老师和学生的“三次拉钩”。

第一次是学生杨家贵想学乐器,而林泉则要求他考上县城重点中学,在双方协议下,互相勾起了小指头。第二次是放寒假林泉回家,学生们相约给他送行,在下山的路口,学生们向他道别,他们不太会说话,没有太多的话语,有的也只是说些完成布置的假期作业,只有杨家贵不言不语,心里充满了担心,杨家贵的担心是真实的,他怕林泉像上一个老师一样一去不再回来,就没有人教他拉小提琴了,而林泉看出了他的心思,所以抬起了手指,杨家贵看到了林泉的手指,也高兴地举起手勾起了手指。第三次是杨家贵和张丽珍两位六年级的学生报考了县城里的重点中学,杨家贵缠着林泉要陪伴着去考试时,林泉同意了并勾住了他的小手指。

“拉钩”就是相互信任,拉了钩就不能反悔,是对承诺的信守,林泉和杨家贵的三次拉钩反映了老师对学生理解、鼓励与信任,也激发了学生努力学习,积极向上的思想和意识。一次又一次的“拉钩”,让学生成功地完成学业,走上新的人生征程,而一次又一次的“拉钩”,体现着老师对担当和无私的奉献,小小的动作,表达着山村小学师生间无声的情愫。我们常说,创作应关注生活和现实,反映现实生活中自己最熟悉的事物,段拱北在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知青往事》里是这样说的,“不会写小说的人居然写起小说来,何故?1964年500多人的昆明知青青年到安宁县下乡插队,至今近半个世纪,对下乡插队的那些人那些事的记忆并没有因为时间的久远而尘封,反倒随着年纪的增大而日渐清晰,且时时萦绕于心,让人不得安宁,为了解脱,于是想用小说的形式写出来”。这一写,就有了20多万字的《知青往事》。

段拱北在原安宁县度过了六年的知青生活,随后从教30余年,先是当教师,后来在多少职业学校和中学任校长,直到退休,正因为有了这些经历和他所接触的人和事,有些深深地埋在他的心里,常常触动他的神经。萦绕于心,挥之不去,有了个人的体验和经历,有了对生活的真实体验,以及阅历和经历,再加上写作能力,写作技术,于是,段拱北就开始说,说故事,先说了校长的故事《我的校长》。云南省的省城在昆明市;县城的西北螺峰山上,南诏蒙氏时建有寺庙,寺庙里有个圆通洞,后来到了元代有大蛇(蛟)危害百姓,被和尚逢蓬用法术镇压了。

这些昆明都是以地名出现的,没有一个是民族的称谓。

《新唐书·南蛮传》载:“昆明东九百里即牂牁也。”是说从昆明(地名)到牂牁(地名)的距离,而不能说,从“昆明族”到牂牁有九百里。

《南诏野史·圆通洞》载:“云南府省城昆明县治之西北螺峰山,蒙氏时建寺内有圆通洞,后至元代有蛟为患,僧逢蓬行法镇之。”云南省的省城在昆明市;县城的西北螺峰山上,南诏蒙氏时建有寺庙,寺庙里有个圆通洞,后来到了元代有大蛇(蛟)危害百姓,被和尚逢蓬用法术镇压了。

这些昆明都是以地名出现的,没有一个是民族的称谓。

读书漫笔

## 曲终人散

李成生

人生短暂,所有的遇见既是缘,似乎也是一种必然。该遇见的不会错过,不该遇见的谁也不认识你。这就是缘,即便吃酒席,能跟你坐在一张酒桌上的人,是你今生无法错过的至人,即便你非常不乐意接受他。至于共戴一天的同事,我确切感觉他们与我上辈子就是朋友,否则十几亿人中却仅仅认识他们几位?这种理念会促使我去爱护和保护他们,当然也依赖他们。生命就是这样的:相互支撑,方得长久。这就是杨慎“一壶浊酒喜相逢”的生命况味吧?

可是杨慎还说“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不变的只会是青山江河,匆匆离去的永远是生命,在永恒的自然面前,人类无法克服“是非成败转头空”的宿命。到来和离去,在亘古时间面前何其短暂,好如萤火一现,昙花瞬开。遇见的人物即使是你的父母、儿女,相处的岁月短促甚至来不及揣摩,就烟消云散,不知所踪。生命的温暖是有亲情相伴;生命的残酷是这种亲情存留时间快如闪电,辉煌灿烂片刻,便归寂灭。看一出戏,曲终人散。

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大书法家怀素和尚的叔叔钱起到长安应试,省试要求考生作五言律诗一首,六韵十二句,并限定试题和用韵。这种刻板的命题考试使大部分应试诗作形同僵尸,味同嚼蜡,惟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被千古传诵,因为这首诗是成语“曲终人散”的源头。诗曰:“善鼓云和瑟,常闻帝子灵。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流水传潇潇,悲风过洞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诗人以惊人的想象力,极力描绘湘灵鼓瑟的神奇力量,特别是末句,《旧唐书·钱徵传》称其为“鬼谣”。此乃神来之笔,妙造自然,余音绕梁,令人回味无穷:鼓瑟之人一曲演奏,听客纷纷离去,江水依旧东流,峰峦叠起青山依旧。万事万物都有消亡的一刻,曲子停止了,人也就都散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唐宪宗元和十一年(816)秋天,四十五岁的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这一年,白居易写下名诗《琵琶行》。本来是与友人送别,在“醉不成欢惨将别”的时候,“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主客都被优美动听的琵琶声吸引,请来奏乐者重弹一曲,成就了中国的诗歌名篇诞生。这首诗以情动人,叙述事件,描写人物全都充满抒情色彩。送客一节即以“秋瑟瑟”“惨将别”“茫茫江浸月”,给环境制造了伤感的气氛。琵琶女第一次演奏,诗人在描写琵琶女演奏的手法和曲调时,让情思幽恨贯穿始终。自叙身

世一段,是“幽愁暗恨”的根源,更是充满了人物因昔盛今衰而产生的种种哀伤。诗人自叙经历,处处以环境衬托自身的感慨,充分描写了漂泊流落的悲切之情。未段,凄凄的弦声与哭泣声相互映照,更是写尽了诗人的悲痛之情。仍然是曲终人散,却给诗史留下一座高峰:“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琵琶行》在当时的知名程度很高,诗人逝世不久,唐宣宗李忱写诗思念他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曲终人散的凄美,影响无数的诗人。刘禹锡的《竞渡曲》以“曲终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东注”结束吟唱。其实那是一次龙舟大赛,“沅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将浮彩舟”。诗人追究了赛龙舟的起因:“灵均何年歌已矣,哀谣振振从此起。”描写了竞赛的壮观场面:“杨桴击节雷阗阗,乱流齐迸声轰然。蛟龙得水雨声震,螭蛇饮河形影联。刺史临流褰翠帟,揭竿命爵分雄雌。先鸣馀勇争鼓舞,未至衡兮颜色沮。”可是热烈快乐的赛事,竟然飞快地消逝,暮色中,诗人站在屈原的招魂亭前,白日的喧闹不复存在,只有滚滚江水流向东方,沉寂是大自然赐予的最后画面。

在“西湖夜寂凉风生,山头一钩新月明”的景致里,宋代诗人李远听到“商声恹恹羽声壮”,离愁随即袭来,“唯有愁端无古今,举刀不断东流水”,他想到的是恋人此时的境况:“深闺兰灯照空床,笛声不如离恨长”,羌笛声音婉转激越,勾出他满腔的别恨:“曲终人散一惆怅,回首江山非故乡”。这是人生的一种无奈,“万事浮光过眼,且醉杯中琥珀薄”,一杯烈酒,实际上从未烧绝人间离愁(《仆久客钱塘有吹笛月下者同旅闻之凄然皆有叹》)。

曲终,当然要有音乐,似乎惟音乐方能承载离愁别恨。欧阳修《宋》说:“雁柱十三弦,一一春莺语。娇云容易飞,梦断知何处。”(《生查子·含羞整翠鬟》)赵嘏(唐)说:“曲罢不知人在否,余音嘹亮尚飘空。”(《闻笛》)

苏轼的《江城子·江景》,将曲终人散的意境推向空灵与遥远,这是这一题材的代表作,其词曰:“忽闻江上弄哀筝,苦含情,遣谁听!烟敛云收,依约是湘灵。欲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青。”忽然听到江上哀伤的调子,含着悲苦,又有谁忍心去听。烟霭为之敛容,云彩为之变色,这曲子好像是湘水女神奏,悲倾诉自己的哀伤,一曲终了,她已经飘然远逝,只见青翠的山峰,仍然静静地立在湖边,仿佛那哀怨的乐曲仍然荡漾在山间水际。

民族文化探源

## 昆明是地名不是民族称谓

宋炳龙

地。”这句话说的是,郭昌、卫广经过几年的征讨以后才把昆明地区收复。汉武帝便在滇王统治地区设置了益州郡。

那么益州郡的首府在哪里?其实益州郡的都府就是在原来滇王所在地的昆明,这里就证明了:王然于等到了滇国,被滇王尝羌留下的地方是在滇池边上的昆明国所在地,就是今天的晋宁。因为有滇池的出现把昆明这个地方固定在了滇池边上。

昆明国。《史记·西南夷列传》正义说:“昆明在今嵩州南,昆县是也。”昆明在越嵩郡(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南方,昆明就在那里。

唐朝初年(公元618年)颜师古为《汉书》作注引用西晋学者臣瓌在《汉书集解》里,这样说:“《史记·西南夷列传》有越嵩、昆明国,有滇池,方三百里。”这里是说越嵩郡、昆明国有滇池。证明昆明国在滇池边上。

《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自同(桐)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嵩、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数千里。”这里是说:西边从今天的保山(桐师)以东到北边洱海海边的喜州(叶榆);“嵩”是嵩唐县的简称,嵩唐县就是今天的云龙县的旧州;“昆明”就是“昆明国”。证据是《史记·集解》徐广说:“永昌有嵩唐县。”索引崔浩云:“二国名”;嵩唐县与昆明是两个国家名字。

《后汉书·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建初二年,哀牢王类牢(郡守、县令都是地方官的通称)忿争,是因为积怨而产生争斗。于是类牢杀了嵩唐县的郡守而反叛汉朝,攻下了嵩唐郡。这个嵩唐郡就是在今天云龙县的旧州。到了第二年的春天,邪龙县的“昆明夷”酋承等地方部落首领先接受汉王朝的召集,带领着军队,在博南发起向类牢进攻,大败了类牢,并且把类牢的人头送往东汉王朝的首都——洛阳。这里的“昆明夷酋承”,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汉代的昆明;不管是滇王时期,或者是后来的益州,首府都在昆明。

《通典》一百七十八卷载:“昆弥国者,一曰昆明,西南夷也,在今云南昆明一带”不朝于汉,且阻止周闳越西(今属四川省甘孜州境内)国等其它小国不向汉朝进贡。汉武帝为了此事,派郭昌、卫广前来镇压昆明国。在经过公元前107年(元封四年)和公元前105年(元封六年)的征战后才征服了昆明国。“数年后,复并昆明

区,那么酋承就是“大理夷”;大理夷即是“大理人”。

到了公元220年至280年的三国时期,诸葛亮安定南中,李恢的军队到达滇池边上的中心城市时这里还是叫做昆明。清看尤中先生是在后面是怎样说的:“……诸县大相纠合,围攻于昆明(今昆明市)。”这里的“今昆明市”的括弧是尤中先生所括的,他也认为“昆明”是地名。任昉《述异记》:“三国时,昆明国贡魏嗽金鸟。”这种鸟,羽毛黄色,经常在海上飞翔,吐出的口水像金色的籽粒,所以叫做“嗽金鸟”。这种鸟惧怕寒冷,到了冬天魏帝修建温室为此鸟避寒。叫做“避寒台。”这里的昆明国也是以地名出现。

《纪古滇说原集》记载:“……南宁夷名爨氐者来降,拜昆明刺史,这里“拜昆明刺史”以及“占据昆明……”毫无疑问是地名,如果是民族的称谓,那么爨氐是当“昆明族”的刺史;占据昆明,也只是“昆明族”了。

《旧唐书·南蛮·牂牁蛮》说:“南至交州一千五百里,西至昆明九百里。”牂牁是今天贵州省的北盘江一带;从牂牁往南走到交州之地有一千五百里,“西至昆明九百里”,是指从牂牁之地到昆明之地有九百里,而不能说成,牂牁到“昆明族”有九百里。

“又武德三年……自今以后,委黔南观察使差本道将军充押领牂牁、昆明等使”,是说皇帝委托黔南观察使派遣管治黔南这一带的将军,代管牂牁、昆明两处行政区划。这里的“昆明”是地名决不能用作族名的。如果用族名,那么黔南观察使差来的本道将军管理的是“牂牁”“昆明”两个民族,并不是两个行政区划了。

《旧唐书·史记·西南夷列传》正义对“昆明”的解释说:“昆明、嵩州县,盖南接昆明之地,因名也。”明确地告诉我们“昆明之地”是地名。

《新唐书·南蛮传》载:“昆明东九百里即牂牁也。”是说从昆明(地名)到牂牁(地名)的距离,而不能说,从“昆明族”到牂牁有九百里。

《南诏野史·圆通洞》载:“云南府省城昆明县治之西北螺峰山,蒙氏时建寺内有圆通洞,后至元代有蛟为患,僧逢蓬行法镇之。”云南省的省城在昆明市;县城的西北螺峰山上,南诏蒙氏时建有寺庙,寺庙里有个圆通洞,后来到了元代有大蛇(蛟)危害百姓,被和尚逢蓬用法术镇压了。

这些昆明都是以地名出现的,没有一个是民族的称谓。